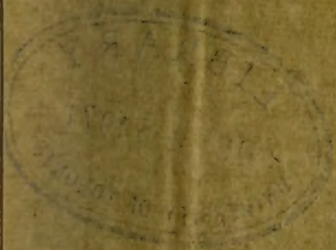


固始縣志

首

DS
793
H52K765
1786
v.1





卷之四 縣志序

國始一縣界於揚而豫三
州之間其境最廣於漢縣
為六隸郡國三晉宋縣為
五分隸郡四後魏則霍州

豫州東豫州之地也北齊
後周則建州滄州之地也
地大則物力甚博故一縣
之粟常敵於數州又地大
則案牘之繁故一縣之事

六十倍於他縣始筮仕者
不克勝其任也

今上初始改為在外調補然非

實廩明勤幹之吏則猶懼

弗勝任焉歲乙巳余奉

命移節大梁時宰此縣者為武

進謝君能平其政余心喜

之謁見既數則以脩楚相

孫升教祠及先賢公祖子

祠為請矣方鳩工於祠立

石於肆值縣境有秋則又
偕縣中士大夫以重脩志
乘為請予惟地大則文獻
亦夥勾稽搜采於事匪易
又自叔毅劉馥興水利後

川渠名號至數十期思雱
婁建縣國後故城舊治亦
至十餘非精於列史及地
理之學者弗能辨也遼洪
常博雅存客予以節樓與君

同里曰屬共襄其事常博
精史學及地理多所考證
予又以向所聞見為增數
條於是此書之成較舊志
為益詳視州志省志為可

信庶幾乎可與宋敏求孟

元老西京汴京諸志錄較

其優劣矣又謝君宰是縣

五年能以儒學飾吏治今

之脩名賢祠宇及一方志

乘非皆實心之見於行事
者與至於排纂搜輯綱舉
目張則縣中士大夫均有
力焉例所得附書也時
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朔日

進士及第兵部尚書都察院
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留辦河南
巡撫事畢沅撰

重修固始縣志
從來官一方者必察風俗
之風俗與夫山川形勢
郭宮室土田物產以及
今孝子忠臣節婦儒林

苑莫不筆之於書載之於
記蓋非以傳疑而要以傳
信也固始為春秋以來之
縣封國則蓼蔣英六舊縣
則期思安豐鄧陽泉安

寧史水山則安陽大蘇川
則淮汝潁澮石曹金綫循
吏則段光劉休人物則叔
敖丁奉雖名曰縣實東南
一大都會焉縣志自高

國朝以來屢經修葺皆語焉

詳且川渠今昔故城在

以及山原之向背遺

遠近久有當更正

武進謝君以名

為政不撓
是延縣中士大夫分給筆
札條舉節目而謝君總其
成陽湖洪常博與有力焉
凡九閱月而書成乞叙於

予予曰志與史雖有大小

不同然其理則無异凡志

之所載在乎考核詳明所

以勵人心厚風俗也故貴

有作志之才作志之學今

瑞博既素著史才而謝君
又能平其政則此志之作
庶幾可以闡發縣人之嘉
言懿行而興起其孝友廉
讓之風固不特條例之謹

嚴考核之詳審已乎予恭
膺

簡命由九卿出膺大藩近又開
府此方凡賢士大夫之往
來及府州縣屬吏之賢否

以迄地方風俗之淑慝莫
不心焉誌之今既嘉此方
士風之茂謝君吏事之勤
故樂觀其成而序之亦庶
幾可藉以傳信云時丙午

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

九月之吉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河南等處地

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督

理學
三
江蘭撰



江序

固始縣志

卷首

一

二

重修固始縣志序

固始與江南接壤余未抵任即知此方之名
勝有為教段光之遺績焉然地大物博亦素
稱難治歲壬寅自鎮平調宰此方見其人物
殷阜川渠宣洩民務種植而士勤詩書迄今
五年縣之士大夫及四民皆安余之政而余
亦因其土宜視其習俗為之興利除弊冀與
縣之人相安於無事焉暇日周覽縣境考戾

邱如谷之遺址訪期思雩婁之舊縣因進舊
志觀之見其徵引該洽條例詳晰於河南府
州縣著錄中可稱佳志然漢縣之合并故城
之遷徙以迄川渠今昔之異山阜向背之方
尚多有當更定者爰請於

尚書畢公屬 常博洪公贊成之凡九閱月
而書成共二十六卷於縣治沿革草川原今昔
以迄漢唐舊縣南北故城聖賢冢墓之所在

英哲祠廟之廢興及數十年忠孝節義幽人
烈女廣搜博採闡發廢遺庶幾可以補舊志
之闕遺為後來所徵信乎夫余以樗櫟散材
匪勉效職然公事之暇亦嘗纂其大要寄之
篇章以志五年來與民相安無事之樂今得
睹是書之成而為之序庸非守土者之厚願
乎抑余又有望於後之官斯土者稽丁戶之
登降則思培養之宜先睹勝蹟之傳流則思

修舉之難緩念人物之遽盛則思表彰之靡
遺俾是書所載者皆形之實事而不托之空
言則又序是書者之志也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秋九月朔日

進士出身固始縣知縣前署許州直隸州知州
加三級謝聘撰並書

重修固始縣志凡例

一首重

王章我

朝

列聖相承謨誥昭垂如綸如綍允宜萬世法守邑中卧碑及誠

碑各條士民服習已久茲敬錄之以冠全帙

一舊志列入分野如云邑居荆揚豫之界三台屬上台

考五星當屬填星之類龍統傳會與省州牽合非祇

固邑一區此近今所蔽故寧從闕以符史例

一幅幘以縣治為首故首列縣治縣境兩圖至古縣今縣新城故城徵引務期詳贍茲徧考列史地志瞭如指掌次則山水二卷較舊志亦加詳焉

水利自楊公修復開濬固民久享沮洳之利第今昔異宜不可盡泥於古故復集紳士籌議現行各條以期永遠遵守並載明東五壩西四壩各限期以杜紛爭至閘壩地畝係夫草所出按籍可稽自無隱漏之弊

一編排宜循次第仿康對山武功志始地理次水

學校次街巷坊表次鄉鎮里保次疆里古蹟次祠廟
次衙署署廩建置具焉講求典禮尊

王制也編列戶丁重國賦也審察土宜昭同風也鑒大事三
往古可徵辨五等而列爵斯著詳秩官以勗敬事重
選舉以勵英才循良績茂而人物蔚興簡冊乃大備
矣

一舊志已不可考所存惟楊志包志最後張公邦伸踵
修如山水稱名人物氏籍每仍前人訛謬今悉為訂
正

一列女內貞節就採訪開送一概登載亦春秋善善從
長之義

一藝文向列為一卷茲就山水古蹟祠廟各志內附見
以便觀覽其他傳銘墓誌詩文仍依舊志彙錄末卷
他如家乘文集內有可採者間錄一二寧慎毋濫
一舊有雜志一卷多摭列楚相孫公軼事已彙入祠廟
王審知已詳世家無庸複見故不另立卷

一志局定彙時正值襄事河工未經送校即付剞劂內
有剝削數條是以行中間闕至說有可取者概存之

重修固始縣志

鑒定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地方軍務留辦河南巡撫畢沅

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兼提督衛營河道江蘭

河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穆克登布

分巡南汝光兵備道林守鹿

光州直隸州知州玉山

纂修

固始縣知縣謝聘

分纂

太

常

寺

博

士洪亮吉

編次

固

始

縣

教

諭宋韋修

固

始

縣

訓

導張本修

經理

周

始

縣

縣

丞謝泰雋

固

始

縣

典

史蔣廷標

參閱

廣東糧儲道吳延瑞

刑部郎中記名御史祝雲棟

封奉直大夫吳銳

封奉直大夫曾椿年

甘肅安西州知州吳貽桂

候選知縣吳滴

增補

甘肅平羅縣知縣曾力行

繕書

廩

生丁樹本

採訪節孝

廩

生董元亮

增

生許克立

生

員曾力燮

生

員方位西

鄉鎮里保市集郵莊第八

卷九

疆里古蹟陵墓寺觀第九

卷十

祠廟上第十

祠廟下第十一

卷十一

衙署倉廩驛遞第十二

卷十二

曲禮第十三

卷十三

賦役第十四

卷十四

歲時風土禮俗物產第十五

卷十五

大事表第十六

卷十六

五等表第十七

卷十七

秩官上第十八

秩官下第十九

卷十八

選舉上第二十

選舉下第二十一

卷十九

吏績第二十二

卷二十

人物第二十三列傳

卷二十一

人物第二十四忠義孝法

卷二十二

人物第二十五世家文學

卷二十三

人物第二十六隱逸流寓仙釋

卷二十四

人物第二十七義輸云使

卷二十五

列女第二十八

賢

貞節

勇烈

孝淑

卷二十六

列傳藝文第二十九

列女藝文附

日本書紀

卷

卷之六
大正二十八年
三月
二十日

重修固始縣志

卷首

聖製

聖祖章皇帝訓飭士子卧碑文

順治九年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
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
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

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
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
互相講究凡利國興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
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
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
全上天知之必

一生員當愛身不可輕

之事止許

遵生員

一 爲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辯難爲師長者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

一 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 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聖祖仁皇帝聖諭十六條 康熙三十年

敦孝弟以重人倫

篤宗族以昭雍睦

和鄉黨以息爭訟

重農桑以足衣食

尚節儉以惜財用

隆學校以端士習

黜異端以崇正學

講法律以儆愚頑

明禮讓以厚風俗

務本業以定民志

訓子弟以禁非為

息誣告以全善良

誠匿逃以免株連

完錢糧以省催科

聯保甲以弭盜賊

解讐忿以重身命

聖祖仁皇帝御製碑

至聖先師孔子贊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

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

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溯前

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

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

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

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

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立

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
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摘筆而為之
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
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
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
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
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
月無踰美牆可昭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

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
夜勗哉令圖邇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
摘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為歸百世而下以
聖為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
巖巖東海泱泱墻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
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顏子贊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
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

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
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其
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
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

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聞知
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
攸傳禹功作配

憲皇帝上諭訓飭士子碑雍正四年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

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

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年
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

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
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
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叙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
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庶隅敦孝順
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業勿雜荒誕之談取
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輒
於規繩最防蕩軼于衿袂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
讀書何益若夫宅心不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
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

招呼朋類結社邀盟之如之者不若其黨不齒也
幸脫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棗寧無愧乎況鄉會科名
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實學何患因不逢年
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當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
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
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
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
公持正為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

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

朕心恪遵名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
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
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為具文玩
愒勿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真頑無知終不
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

朕亦不能為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
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
勸以副

朕懷否則職業勿修咎亦難逭勿謂

之不預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文淵閣

卷四

卷四

項

固始縣志舊序

薛良

固始志雖屢經修纂所存者紙不過二十餘幅通為虛文以應故事而已間取以酬達人君子之問莫不恠歎曰是書宜亦不可缺也官於斯者曾無一人知所重即良每為之慚報無對而竊有志焉因揭目錄具楮筆每於公退之餘即取舊志分類書之訛舛者討而正之草畧者攷而詳之其有遺逸而未書者或詢之故老或稽之散牒一有所得必割藁脞而記之恐或失焉若是者

三載始克成篇乃一日出示教諭蕭君用平商確梓行
可否君忻然以為是真固之缺典在斯文徒有是心而
無是力今得覩成功實大快焉編次之責請無遜也召
匠氏即捐一俸而授之始事於成化戊子六月至己丑
春成書噫人莫難於自知良非不知才之膚淺不足以
舉是筆第就事直書俾一邑風土政教得以略陳其梗
概視虛文應故事者或不無少間云時成化五年己丑
春正月望

修辭取其達意夫人苟有獨見足以定志而
垂訓焉斯亦已矣不必有所効也今之志者多倣史記
諸書體裁拘泥則立言反晦矣予令固始讀寢野葛子
志草重其談博詳盡采用衆體自成一家蓋善於作述
者也然事有所略而詞有所缺要亦有所諱焉耳夫寢
野子鄉人也其用意厚矣乎梯始識篆即欲修輯而州
牧石亭萬公至邑首加詢訪遂承命聘葛子與之同事
既而郡牧對竹馬公督校雪山焦公憲伯豐山孫公各
以撫臺淺齋魏翁檄飛督走吳而予轉官戒行遂卒成

之適漸齋劉公以署篆至乃付梓焉兩月而成可謂遇
矣是志也不揣孤陋刪定損益書乃就緒盡予之力以
成寢野子之志體勢序論多出已意不必有所效也其
間傳衍失真是非頗繆自司馬子長而下不能免焉况
後學乎是固不敢辭也刊而正之則在後之君子時嘉
靖壬寅夏日

固始縣志舊序

劉士達

固始志志固始也前無志而張子之志在焉志凡以義

則登以耗以

官師者覈其故以選舉者稽其終以人物者論其定禮
也而繁述也而雜文也而藝是弗可以弗志也地以立
政政以宜民民以建官官以司舉舉以考業業以行禮
禮以坊民是弗可以弗志也沿革以盡變而廣衰之地
以統登耗以因時而得失之故可覈名世之臣由此其
選而士有所勸異端時文之弊惟禮可以已之而化有
所裁是弗可以弗志也志成而張子之志弗荒矣志以
而政政以敷教教以漸俗俗以成風風之自固志之為
之也而志之時義大矣哉余於張子同年且嘗同臺其

謫之地又同被命而去也薦余以自代余至而志適成
入其境城池廓然而高深三軍之士昂昂然而有朝氣
吏胥凜然田野之小人間間然里甲惟正之外談仁義
道德者斐然其成章也問之則曰吾得諸志之山川戶
戶焉咨諸志之風物習俗焉師諸志之名宦人物焉夫
後知匪徒志之實允迪之而張子之志果不荒矣獨
嘉器持牒之徒尚有如志之所謂躁勁而健訟者豈
丁有稟剛正不撓之性未嘗以和平風之耶抑固之
性有未易以風焉者也語曰近臣守和張子復為

近臣矣。方將以和平感天下而固有不足於固者耶。和平之感禮義出焉則斯志也亦禮義之大宗而春秋之凡例也。故曰志凡以義起也。時嘉靖壬寅夏日

固始舊志序

葛臣

周官詔地志則有圖詔觀事則有志圖志之作尚矣。固始舊有薛志嘉靖辛卯吳令屬臣續藁未就。今令張公垌下車即欲振廢而州守萬石亭公按邑首詢縣志。儒僉以藁對命督成之。南垌承教采封分更分漏大特書各為序論羅絡三才訂為十志首圖像竟藝之。

有圖像而後輿地成建置措民物審官師立選舉
物鍾典禮煥雜事出藝文以形也彙綜羣品志各
首星野終祥異者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欲司政教
負人代之托也以臣昔嘗從事命纂其目是以忘
陋效顰訥齋於圖像則章人文輿地則參圖經建
據舊籍民物則本食貨官師人物古則稽於正史
集錄今則訪於鄉達覈於今令選舉則考鄉書
尊會典雜述則採稗官錄齊諧藝文則遠放近
臣也末學晚生用佐編摩是非予進一

地選舉兼乎圖雜述兼乎子藝文兼乎集一志而諸體
脩五旬成修之者之功也臣何力之有時嘉靖壬寅夏
五月

固始縣志舊序

朱冠

固始舊有成化間志近事固缺索之往事亦未脩壬申
之變止拾數紙於煨燼之餘所謂未脩者遺又半矣於
是固始稱無志前令華亭吳侯嘗屬鄉薦士葛子良輩
續修之未幾吳去而續亦廢嘉靖庚子秋令令太原張
侯子階以南臺御史言事謫茲邑下車首及志衆無以

對侯曰無志是無邑也官於斯者何所攷以量行其政
生於斯者何所賴以私淑諸人關係匪細是誠在我時
初政旁午未暇即行已而巡撫魏公檄文至督屬修志
甚嚴侯愕然曰是何神也興事頗有數耶愈不容緩即
曰闢館仍招子良佐其事校勘之司則以均之縣學僚
佐與邑之待用諸君子焉其分門析類易舊增新因人
而繪之圖隨事而發其義多侯之自裁而無所藉焉者
甫就緒侯復以戶曹主政被徵機會亦奇矣哉百年曠
典煥然一新不出戶庭不俟延訪一邑之形勝風俗人

材物產之類舉在目前可勸可懲義亦攸寓侯之辦此亦良勤哉其所以仰副上司嘉惠後學之意亦誠且切哉首簡尚虛大方巨匠遠莫之致侯以屬余余病居林下越三十年束書不觀久矣矧一時文體習尚多未之諳老格常談恐為志羞辭之再四侯許且曰得失在志不在序第言之文不文奚病焉余不能應乃勉成之以謝侯一以賀吾邑之復有志也嘉靖壬寅夏日

固始縣志舊序

李 磐

固始縣志凡十卷前侍御南垌張公實相厥成乃言於

磐曰蓋序諸末簡以紀廼事磐惟志之難成也久矣曷
言乎夫志史之遺也古者列國皆有之如晉之乘楚之
檮杌魯之春秋之類是也否則不如無書矣嗚呼是非
志之難也凡以事核之難耳竊悲夫今之志者是謂能
文而已矣粉飾藻麗以壯其規月露風雲以盡其變而
於所謂垂監戒寓美刺以為他日采民風之地者邈哉
抑愚於是而重有感於志之成也志舊有藁蓋萍城未
定之書也南垌則取而直書之是是非非粹然一出於
正而勸懲則昭矣君子曰公哉藁凡若干卷殊多踏駁

之馬遷撰記實而不俚班固作書贍而不穢古稱良史
故在其文兼勝焉然文中子不云乎史之失自遷固以
記繁而志寡故辭尚體要韓退之有言春秋謹嚴左氏
浮夸後之君子徵文考獻以修志也發凡起例乎出公
黑失在矯誣為陋滋甚此吾邑之志迄今五十餘年不
修者余竊謂修志之難其人也攷康海志武功崔銑志
安陽精而要贍而潔一邑之書文人學士獨愛重之又
安福顏德侔陝州志得古人序述之體登封令李君新
志去取甚嚴叙事有法今吾邑包公奉憲續志檄益舊

增新攷據折衷編輯而校訂之堂哉皇哉可與安易武功諸志並傳云噫嘻余因之有感矣夫修志難續志更難修者創也續者因也昔孔子論世不廢損益而因先之孟子言為政則曰因先王之道公之續是志也僉謀獨斷兼擅史長其善於因者乎夫朱子有綱目因不可無金仁山之續綱目馬貴與有文獻通攷因不可無王元翰之續文獻通攷吾邑地不過百里而人物風景甲於郡邑其志自楊令纂修後尤不可無公之續志以備顧問以廣獻納也盖有由然矣異日者奏之

南垌則筆則筆削則削真有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
而去取則當矣君子曰明哉初志之經始也南垌不謀
於士夫不告於僚友一日具幣以招葛君子良者佐
之至則咀華摘文鳩工營帙免於作舍道旁之弊而
成書出矣君子曰斷哉夫惟公則明明則斷斷則事克
有濟斯志之所由以成也與故今一開卷而吾邑百餘
年之風土與文物如措諸掌也呼是即史而已矣尚何
弗核之有耶此愚所以重有感斯志之成也南垌以真
御史來宰固始民事咸覃厥心他如城郭廨宇之屬暨

一刷而新之蓋亦莫非志也用僭書之以俟夫總國志
者時嘉靖壬寅夏日

固始縣志舊序

余繼善

夫國於天地所藉以考古而鏡今者其史哉邑志古列
國史也無志是無邑也而容已乎吾邑舊有成化間志
僅僅粗具大都迨嘉靖壬寅侯南垌張公屬先達志
寫公開局編摩凡夫鉅綱小目國獻野纂蒐羅殆盡而
志始脩焉然迄今將再一甲子矣其間事蹟適今第如
目就湮沒乃故志梓刻以年深散失間有竊以代茲

吁嗟哉昔人哉華言心而豈虞其至是也以故近歲
臺累下牒取覽卒無以應惟耆儒舊家祇存一二家
又且盡余素蓋有志焉而以行河泗上垂此願者匪
長矣邇者返於初服浮沉里巷竊思當吾世而尚飭其
關令千百世之下抵掌而談說往昔奚藉乎適因李侯
請遂濡毫從事焉惟昔志無論亡也即存亦不容已於
更創者第善晚學何知未敢輒露私衷而又容以終
默也即僭言之蓋志先體裁壬寅之作稍欠雅馴駁也
援引故實多枝詞陋也兵防國之入事缺而不紀疎也

乃又有非善所敢言者則具在輿口是可以稱實錄而
協天道乎余於是益凜凜論次其事乃悉本舊志網羅
軼聞科列條貫句權而字衡之體裁之未雅者按史記
凡例而正其失關係於大政者有其舉之而補其闕援
引之過繁者錄其支梗而芟其葉義烈倣儻之行惟言
里最多恕其沒沒無聞是余之罪也乃爰詢諸文學遠
近鄉三老與耳目之所睹記俾即書之即不能徧搜獲
十而已十七八九矣然皆實事大日準之月旦一毫私
意不與焉至若闡揚邪慝固無所容戒第余鄉人也昔

尤父作春秋多微詞隱意蓋厚之道乎余故竊附於
輔之義書姦揭惡未之敢也樹恩遠恚未之敢也侈
絜涼亦未之敢也庶幾哉義例備而稍近於史家言矣
燕豈徒具空文撫故實采輿牒而已哉夫固自虞周以
來稱巖邑其山川形概鬱鬱乎綴嵩少之東而勝焉其
必蒞茲土者加意噢咻剔蠹興利為興地主而生茲土
者誦法古昔還淳祛漓以起地靈則上下皆無違心而
有嘉德其諸措事維風直舉而運之庶其大有造於斯
民而山川以人重志亦以山川人物重矣顧良令長往

往不乏而閭巷風景日見改異若溜建瓴渡東注莫知
所底也識者能無懼焉而不思以亟挽之哉徵猷程古
誠宜有味乎斯志之所為論著也矣是役也蓋兩月屬
草三閱月殺青告成事第善謏陋又靡佐以二三掌故
嫻於詞者惟畢吾一人力成焉固知撰次無當其遺議
於後更加於前聊以復侯命云爾昔嫫母登垣窺隣之
子容色憔悴竊姍笑之攬鏡自照始見其白頭鰾面視
鄰之子更不啻什伯也不覺面發赤亟回項自悔其竊
笑之悞也蓋不終照已擲鏡而碎之矣茲余之作也得

無類是也與哉時萬歷二十五年歲在丁酉端陽月
國朝

同始縣志舊序

包 誠

同始志始薛和州良紀綱具舉今所為成化志者是也
嘉靖壬寅令張梯者屬鄉先正葛寢野修明之今小注
臣曰臣按云者正寢野公名也視前志有進矣又六十
年萬歷丁酉鄉工部郎中余明復公繼善者歸田之暇
日疏月記以成茲編今觀其念切民莫而論關史法盖
幾幾乎稱明倘已醖初下車受事體訪謠俗率與舊所

聞於固始者不合因求得此志觀之字畫侵蝕章簡脫
遺殆半因進與鄉諸先生及都人士商榷念又更六十
餘年山川風景得無非昔人物文采得無邇新不及今
為之釐輯後將何述因求得完本於前令及方貢生家
偕錄正校理問會部臺下修志之檄月三四至誠甚盛
舉顧謨何人胸次疎陋耳目淺短敢塵斯事第以官局
攸繫罔所逃責因亟謀諸鄉先生及都人士各証所知
加以研尋隨舊目錄別為十卷如後編焉按固始古藩
鄆地下濕境埆即孫叔敖命子所請封於寢邱者謂衆

葉弗爭可以久迨建武二年司空李通慕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更名固始固始名始此所至東壽春南麻城北潁息地綦斤矣迨三國魏分之劉宋金之亂以淮為邊風燐宵明戍鬼晝悲虎豹之所宮狐狸之所嗥則二千年来所為固始者凡三變也入明正統間凡五鄉八十一里至成化十四年知縣馬鑑奏分三十二里別建商城固始定為四十九里

國朝順治二年知縣曹善奇察田間凋敝奏併四十九里為二十四里此三百年間事耳所為固始者抑又三變

也叙論今昔頗仰情深矣今者

朝廷德意至渥且厚流移漸以復度畝益以廓駸乎有日聞
國百里之勢焉當事奏新墾田比舊額贏一千二百頃
愚妄無識竊於田畝賦稅之事而獨有感焉方畝稅四
斗九里之時四十六里為土民有恒產隨田起科其新
墾三為寓民派以沒河糧者張令尚憂土民之田代派
賦之民之役雖土民去寓民幾何今仍二十四里之數
田舊一千七百頃增額一千二百頃即歲益賦三千二

百頃而南北通六縣多寇東抵霍多強族西屬

多悍卒緩之則諸司符牒無以應求急之則鉞而走險
或有他格誰實倪寬牛車之償祇深王成僞增之擾此
醜之日夜兢惕不勝是思區區綴緝之未敢云實嘗從
事已哉時順治己亥仲秋上浣之吉

固始縣志舊序

彭賓

郡邑之有志書所以附史而行也春秋列國有赴告之
例故君舉必書彼此互載然猶謂事從其大國之風俗
山川貞良節烈勿能詳也於是各錄其國史以備天子
大行人之採晉乘楚檮杌儼然與春秋並名蓋志在紀

載其意同也班孟堅易書為志而陳壽三國史亦稱志
邑乘乃徬於志而兼之非敢移的以就箭實欲伐竹而
求聲也然而志之為陋蓋已多矣分野沿革本無恢張
而卒多牽合山川人物各有界限而每致混淆若夫薰
猶別器裊鸞殊翼善善惡惡所有垂勸而作者以搪撫
為長不加實錄甚至商昌伊霍事跡錯糅貞淫文質仁
意丹黃雖取記一時而大美不經口碑鴻文未經耳誦
徒取觀者之嗤而已於作史公直之義何居焉固始為
古蓼國而實產叔敖寢邱期思兩封於此此汝南佳地

也三峯雲叟之奇春河泚水之勝白鹿崖地極險峻有
寨存焉耕植魚鹽之利較他邑為最以故地饒人強志
所載人物獨勝如明之許忠節公此其表表者也邑有
志經前人論定頗去前說之陋而七十年来經兵燹者
缺未補與郡志同此實恨事邑令包子芝崖余同鄉士
也淳雅能文當為諸生已有聲矣慷慨負請纓之願從
征粵東筮仕得仙遊頗著政績今再分符於固陵其為
循吏真不殊古而入官以來便取古賢而咏之聚人士
而沐浴之吾窺其意願當不亞武城單父顧謙謙善下

每不以棄婦去惟勤勤下問且謂此地閭閻奢侈相高
聲色玩好徵逐頗甚閭巷豪暴挾機任智犯禁走險莫
可誰何非因勢利導漸漬以文恐財利機權之習卒未
格也於是遵憲檄修志而並以文教焉夫國奢示儉國
儉示禮此長吏之恒教也今固陵之俗財利病相均智
巧惡相下此所當亟革者也有包子之粹若瓊璫銛若
干將者以治之又何患焉若其所輯之志則六十年中
遇寇變經鼎革歷事愈奇編次愈美又安有碎瑣多蕪
攷據失實如他志之陋哉故因其纂而為之序時順治

十六年己亥秋

固始縣志舊序

楊汝楫

固古蓼國也北東接潁川霍邱諸地西南距齊安境不
百里兆姓飲食嗜好類吳楚而人文蔚起在中州為最
楫何人而承乏斯地哉曠瘼之咎吾知惕矣夫古之宰
不以邑視邑而家之者也閭閻登耗害利源流以及山
川原隰桑麻雞犬無不筆而載之於書亦猶家之有韻
筌米鹽諸籍俾朝夕耳而目之不失所措置也固自高
陽建封數千百年之國計民生所繫其宜登於書者不

知凡幾而曰邑事也吾何與之有則不治邑與不善治
家者等雖然邑之有志即國之有史也龍門扶風古今
雅作者焉而昔人猶史之失也自遷固始嗟乎下此者
尚可與言哉乃以固陋而不博徵文獻以昭一代車書
之盛則又非所以黼黻文章潤色太平也我

皇上生聚教訓三十餘年土地不日闢乎戶口不日增乎文
治隆而絃歌不洋洋歟風俗厚而教化不雍雍歟正當
大書特書上備輜軒之採下開見聞之傳而猥謂釐緝
可緩豈緝之所敢出也耶按固志始於成化之蔭良鑑

於嘉靖之張梯再續於萬歷之余繼善重修於順治己亥之包謨業經四纂幾幾明備而舛說遺漏千百什一則蒐羅校正亦後起者之不得辭矣爰與薦紳士商權編次而適會上憲重修之檄至於是輿圖仍其舊建置紀其新志溝涂重民命也志食貨慎國賦也志典禮尊王制也爵秩則黜陟賢否法戒昭焉選舉則出處盛衰材品列焉倫理名教觀人物而勃然可興花管濬思觀藝文而蔚然稱秀始於庚午孟秋竣於辛未仲冬述古人以俟將來雖不敢信為一代成書如名山柱下之藏

然駁者去之陋者潤之踈者補之我

國家四海同文之治庶幾少颺萬一而後有好學深思之
君子亦或於是乎可借鑑矣抑吾因之有感焉舉陶聖
人也始封於此而孫叔敖示子以潘國下濕境埆人所
不貪夫明刑弼教士師之美政也且下濕境埆今猶依
然其何以臻刑措致樂利俾民涵煦於太平之休則舉
陶之仁叔敖之清樸惟日夜凜凜而已其能免於贖瘵
之懼乎哉援筆以書謹言後之同心者時康熙三十二
年癸酉仲冬

固始縣志舊序

包桂

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編戶羣黎皆曰庶民有象也風
無形也以無形驗有象象於何指顧好尚因時而殊淳
漓易地而變且有同是時同是地而今昔改觀滄桑異
景者民為之乎實風使之然也是以徵盛衰者必驗民
風驗民風者必考信史縣之有志其亦春秋之遺意歟
余自丙辰釋褐十年來歷任五縣考民風稽政事徵得
失驗盛衰罔不兢兢乎於志書加之意焉甲子春王余
改調蓼土吏人抱牘而進志書其先校焉前志修於康

熙三十二年邑宰楊汝楫手問風俗則曰卑靡惡陋焉
問食貨則曰戶口凋零焉問選舉則曰人材閭寂焉問
官事則曰治久法弛焉余不覺廢書長嘆曰中州素號
名區蓼國亦稱沃地抑何其民凋俗敝至於此極無怪
乎歷五十餘年蒞茲土者寂無一言而竟致典制淪
亡也余臨深履薄經今一載民氣和平訟獄稀少蝗不
食禾歲登大稔即追溯十年二十年前事而案牘內並
無干名犯義大傷風化之事亦無凶侵饑饉民不聊生
之文且徵之彰善錄旌善坊而知縉紳處士樂善好施

敦本茂實嘉言懿行班班可攷然則此日之民風固大勝於五十年前而不可泥前志以概衡得失也我

朝深仁世澤保合元氣雨露滋培者有年飲食教誨者有年日新月盛時臻熙皞風行草偃鼓盪春和則風俗盛衰實由政事而不盡係乎民風也甲子九月奉藩憲趙公以訪求民瘼諮諏遺獻為資政之首務飭令下邑纂修邑乘桂雖不文不敢辭責謹將五十餘年之事訪輯成帙錄呈清鑑若粉飾太平以邀民譽則共見共聞之桂不敢有所點攬以貽羞於簪筆者是為序時乾隆乙

丑春三月

固始縣志舊序

吳士功

邑志與國史相為表裏而史必本乎志夫志者紀其地紀其時紀其人與事邑之實錄也採之輶軒可以參信史頒之掌故可以作政書則又史之實錄也志顧不重哉雖然余聞之修史之難無過於志夫史有紀有表有傳有志而邦國之志自昔通名曰志披圖按籍疆域分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胥將於志焉是取故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志亦宜然此志之所謂為難也抑余又聞

天子付之太史採擇志之即以成國史焉邑志云乎哉凡我
同邑幸逢盛舉願輸綿力刊刻成書庶以昭示來茲無
負我公立言不朽之治歟余不自揣爰是為序時乾隆
十年歲次乙丑季春

固始縣志舊序

孫灝

志莫小於一邑而邑志為難夫天下者一邑之積也邑
之有志其寰宇之權輿乎文匪詳無以綜要事匪核無
以徵信最爾之區彈丸之野而九域之部分州次者繫
焉百度之綱舉目張者萃焉若其隸於州領於郡奮於

省以成

聖代車書一統之盛皆其博觀而約取之已爾故曰邑志為
難余同學南州先生之宰固始也其地期思之故縣寢
邱之舊封控扼荆楚聯絡淮江於古為下濕堯堦今則
皇澤覃敷休養生息者百年固中州之沃壤而聲名文物之
鄉也南州以幹濟膺望縣未浹歲政通人和治狀稱最
曾大方伯趙公有纂修邑志之檄輒以判牘餘閒徵文
考獻手不停披邑志修於康熙癸酉迄今凡五十有二
年而南州輯舊增新搖毫迅捷不兩月而竣事遂寓書

索鄙言以序之余與南州硯席石交歲踰二紀又同門之戚相謂為亞者也誼久而情親雖不文其敢辭余惟自昔學道之儒類能以經術潤飾吏治志者史家之一體邑志者通志之一班合外史之掌太史之陳

國史之採而欲以纂言紀事責之縣官之手難矣此豈刀筆筐篋俗吏之所能為哉且夫考山川按圖籍則瞭然指掌稽戶口覈土田則粲於列眉兵農學校之隄防若振裘之有領也忠孝節廉之激勸如植木之有根也執一卷之書而移風易俗之淵源與夫臨政蒞人之體要

胥出其中固宜其為遠者大者之當先而居官者率歛
手而不之及非遂置之也難之也何則揆煩剖劇沉簿
領時不暇為一也考古驗今匪材與識力不敢為二也
其下因陋就簡以為此事非吾之急務雖掇拾補葺亦
怠不肯為三也南州顧獨從容於按牘填委之場秉筆
覲縷成一書以供輜軒之網羅而補五十年之闕蓋即
一舉而才之敏學之贍志之奮於是可知而其用心與
力之勤以弗懈於有位者亦於是而可知也已初南州
成進士受知

二月

後令

上特調蒲臺到官有聲再移海陽又調繁陽穀尋以其叔盧
軒先生開藩山左別補冕寧

上復調南召大臣益嘉其能請改固始

制報可計數歲中登除目者六量移者五衝繁劇要難之
任車騎畧徧非其才實過人其何以別利器煥新研
恢恢乎有餘地也哉治大邑若烹小鮮人之所難無
非南州之所易也抑將有進於是者而南州必無避
難也夫邑志之難其小者也乾隆十年歲在乙丑夏四

月

固始縣志舊序

張邦伸

固始志草創於明初邑宰薛允良先生共二卷歷代
修至我

朝楊濟庵先生繼之釐為十二卷中間凡五易板號稱大
脩乾隆九年包南州先生復採邑中近時事作續志十
二卷與楊志並行然則邑志纂修之役夫亦可以已乎
而余復有事於此者何也蓋不得已而為之也夫志者
史之權輿一國之政教風俗繫之非考核詳明是非允

當不足以傳世而行遠楊志承前明之舊增添水利學
校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第攷古未確穿鑿附會亦難
出其中如雩婁灌水所出見漢地理志而以為在邑西
四十里陽泉首受決水見水經注而以為出商城野狐
山史決一水也而分為二灌澮曲一水也而岐為三渠
史固陵在宛邱西而以邑治當之陳胡公塚在淮寧埭
而以生鐵墓當之指安豐城為古漕司目梁安郡為二
蘭城魏桓安陽人丁蘭河內人許將閩人康海武功人
而俱稱為邑人如此之類指不勝屈豈非白璧之瑕歟

包志迫於憲檄三月而成原難求工而天文地理僅在
其名至人物志兼為生人立傳尤失史體此均不可不
詳加勘定者也是編倣史例為之有考有志有表有傳
為類二十為卷二十有六攷獻徵文雖不敢謂有當於
古史而穿鑿附會之失或庶幾免焉抑余聞之志之
難莫難於紀傳蓋直道本乎人心紀傳不實則法議陸
之陳壽以壽米行魏收以納金市德即朱子之為種
公墓誌也後必猶有君子亦黨之譏况其他乎余於品
不為物議陰訪不費餘力既不敢聽其淪落以沒潛

德之光尤不敢稍為揜揚致蹈過情之譽誠以人品淑
慝一日之評即千秋之鑑徇人情而失公道予夙夜所
為凜凜而不敢出者也書成爰畧叙梗概以弁於卷端
倘後有作者鑒余不得心之苦心復加修輯以補余之
不逮尤余所厚望也夫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中秋

固始縣志舊序

吳玉綸

歲丙申邑侯廣漢張公因公來都訪余於橫街邸第溫
溫醇雅有古循吏風解其裝得所為詩古文若干首一
再讀之殆能以經術緣餘吏治者越三年以重修邑志

郵示余屬為序按邑志自故明成化己丑薛邑侯良始
修之嘉靖壬寅張邑侯梯又修之萬歷丁酉邑先達余
公繼善又修之迨

國朝順治己亥包邑侯猷又修之康熙癸酉楊邑侯又修
之乾隆乙丑包邑侯桂又修之綜二百七十餘年間為
志者六其書蓋闕有間矣己丑迄今又三十餘年矣茲
之嗣而修之也宜也夫
稱下濕境埆者今則清
美駸駸乎甲於中州而
以閎雅之才當政通人和
氣隱然蔚然聲明文物之

之餘偕我士民
之教董

之富義例

有合矣余邑人也

朝屈指歲時伏臘優游

與梓必恭敬止不獨

於懷逃稽沃土瘠土

故鄉諸君子食馨德服

之於斯嘆張侯之嘉惠

本乙丑以來三十餘年官師

之殷早瞭如指掌而其纂輯

所謂體大而思精者庶幾其

大夫馳驅於外長而備官於

間者前後不及十年耳維桑

澮水三峯雲裏諸勝槩往來

竊念示禮示儉之意尤願與

疇考獻徵文共敦勉而維持

人者實多而余之眷眷茲邑

者益復為之掩卷而傍徨也抑又念乙丑之志先大夫
嘗序之今之志余亦覲其序之以余之無所樹立仰惟
先大夫之緒言大懼弗克紹而重為邑乘羞也而張侯
是編洵有光於前志矣後書以貽之乾隆四十四年歲
次己亥春正月

